

改变中的新加坡风貌

芽笼 · 牛车水 · 实笼岗



改变中的新加坡风貌

芽笼·牛车水·实笼岗

根据新加坡广播局电视纪录片编

编辑(英文版)

V Gopalakrishnan

Ananda Perera

编译(中文版)

魏维贤



F E P 国际出版有限公司



新加坡广播局

联合出版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文字版权 新加坡广播局
图片版权 F E P 国际出版有限公司

一九八三年九月新加坡初版(中文版)
ISBN 9971 1 0315 X

编辑(英文版) V Gopalakrishnan
 Ananda Perera
编译(中文版) 魏维贤
出版 F E P 国际出版有限公司
 新加坡广播局
东南亚总经销 大众书局百胜楼
 Blk 231, #02-47 to #02-67
 (中文版) Bras Basah Complex,
 Bain Street, Singapore 0718.

承印者：新加坡裕廊 F E P 国际出版有限公司

设计与摄影

封面设计：陈思恩

封面照片：Kathy McClure

牛车水和双溪路(港仔墘)的照片由 Kathy McClure 拍摄。

芽笼与实笼岗照片由 FEP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提供。



序

新加坡这活力充沛但却人口拥挤的「城市国家」,为着加紧发展,必须不断地革新和求进,尤其是近数年来,那进展确是富有戏剧性而令人瞩目的。

新加坡汇集亚洲三大种族於一炉:马来、印度和华族。一九八一年本局时事组把新加坡风貌摄制成三大纪录片时,便是以各种族早年聚居的背景而加以区分;换句话说,我们用影片来记录下列三大地区的变革:

芽笼区:这里曾经是马来族长久聚居的地区,如今却呈现了人类及其环境不断改进的具体例证;

牛车水区:一个历经沧海桑田的多变地区,提供了许多有关促进现代化和保持旧文物的新问题;

实笼岗区又名「小印度」:正在开始变革中。

那是一个多彩多姿;五光十色的热闹地区。

本书采集该三大纪录片的精华,利用优美的印刷技术来呈献吾国这三大地区过去和现在的相貌。

今年二月,广播局欣庆三周年纪念。本书亦为本局时事组之第三册出版物。兹谨以此有关吾国历史之图册,呈献给全国读者诸君,俾克缅怀往昔策励未来,则本局亦感与有荣焉。


黄望青
新加坡广播局主席

目 录

序

芽笼

为适应而改变..... 1

牛车水

不容易解决的问题.....29

实笼岗

是改变的时候了.....65

双溪路(港仔乾)

过去的回忆.....99

芽笼

为适应而改变

这套电视纪录片(英语)曾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播出。

制作人员：

摄影

AMINUDDIN ABU

SALLEH SARIMAN

郭正兴

剪接

K DEVARAJU

姚约瑟

监制

ANANDA PERERA

编导

ZAINAB RAHIM



引言

芽笼河把芽笼分割成两部分。在河的东部是种植区。从以下的街名如：惹兰乌美 (Jalan Ubi) (木薯路)、惹兰克拉利 (Jalan Keladi) (芋头路)、惹兰峇炎 (Jalan Bayam) (莧菜路)、惹兰哥美士 (Jalan Kobis) (卷心菜路) 就可以看出。在河的西部有一些小巷，马来人称为「罗廊」(lorong)。马来人多数住在种植区，而华人多数住在「罗廊」(lorong) 区。

今天，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芽笼的历史，那要追溯到上个世纪。它起源于芽笼河的两岸。据老居民 Ahmad Jarr 说，那移殖区是建立在沼泽上。主要交通工具是小船，屋子全建在河面上，因此被称为「水上乡村」(floating village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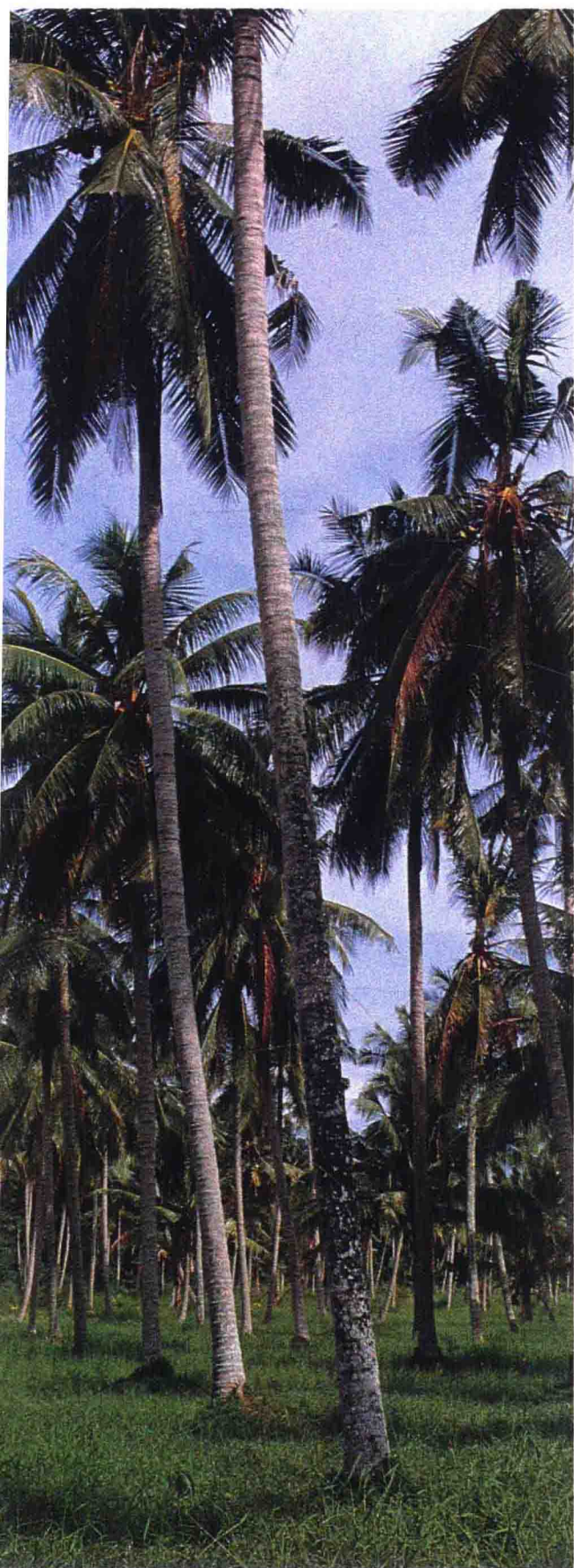
据说那移殖区开始被称为「芽笼克拉巴」(Geylang Kelapa)。「克拉巴」(kelapa) 在马来文是椰子的意思，表示那里有椰园。在本世纪初，椰园被香茅园所取代了。香茅在马来文是「士乃」(serai)。在河边有一间香茅厂叫 (Citronella Press)。那工厂是芽笼农作物的加工厂。因此「芽笼克拉巴」就改称为「芽笼士乃」。

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芽笼士乃仍然是马来人的移殖区。六十年代，是芽笼历史

的转捩点。我国独立后，芽笼进入一个自我发展的新纪元。木屋被工厂和高层组屋所取代，现代化和流动性成为当时的主题。虽然还有很多人记得「水上乡村」，但是值得芽笼人民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乡村已变成了现代化的城市。那些本来居住在芽笼河两岸，不同文化，各自隔离的民族，如今已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。

Zainab Rahi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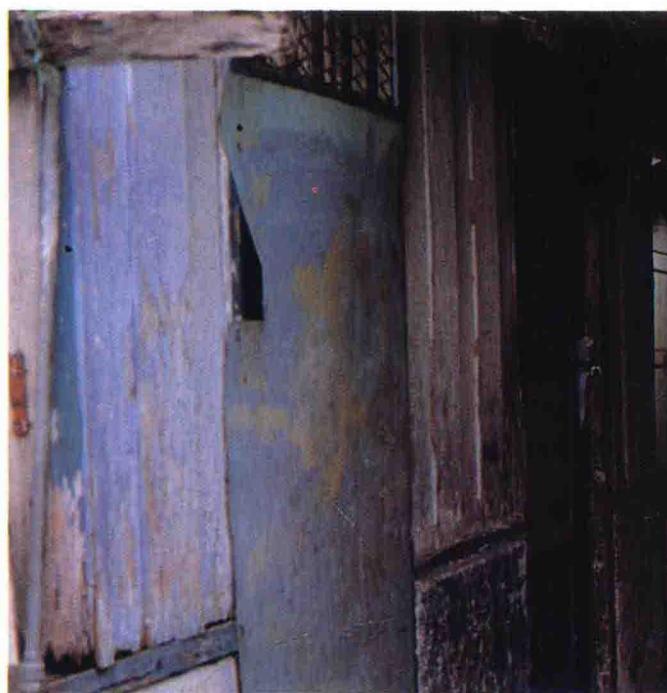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芽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。当时在芽笼河的两岸开始有一个小小的移殖区。据说新加坡的马来人本来居住建在水上的「浮脚屋乡村」,最早的乡村是在新加坡河口的甘榜武索 (Kampong Busong) (busong 在马来文是沙丘的意思。)

为了方便英国人在新加坡河上从事商业活动,这些水上乡村不得不搬走。在十九世纪时,当英国人以华人和印度人作为主要劳力资源时,马来人开始向内陆移殖。有些马来人就搬到芽笼河的两岸建立起一个以马来人为中心的甘榜。

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,芽笼一直被称为芽笼格拉巴 (kelapa) (kelapa 就是椰子),因为那里有很多椰园。





芽笼成为种植香茅的地方后，就被称为「芽笼士乃」(Geylang Serai)。在马来文 serai 就是香茅或香茅醛。在河旁有间农作物加工厂叫 Citronella Press。那工厂是芽笼农作物的加工厂。据说 Geylang 这个字是由 kilang 而来，(在马来文 kilang 就是工厂)。

据历史学家说，英殖民政府並沒有设法消除各民族之间社会与职业的隔离。因此芽笼的马来人只好靠种植和养鸡鸭为生。渐渐地随着人口的增加，农场的面积自然缩小了。

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芽笼士乃仍然是马来人的移殖区。此后，他们开始向河流的东边扩展。在1920年代末期，更多的马来人分别从新加坡的各地区移来这里居住。那里的房屋结构也开始改变，茅舍和锌屋最后被瓦屋所取代了。红毛丹、芒果和仁心果 (chiku) 在那里茂盛的成长，这不只给人们带来了水果，同时也成为小孩子们游戏和妇女们谈天的好地方。





在1940年代初期，当日军进攻新加坡时，首先他们是从东面的德光岛 (Tekong) 和樟宜入侵的。芽笼就在无抵抗之下轻易被占领了。



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里产生更大的变化。椰园和胶园被木薯园所取代了，而木薯 (Ubi Kayu) 也代替米成为人们的主要粮食。所以芽笼的一部分地区一直到今天仍旧被称为「甘榜乌美」(Kampong Ubi) 。





芽笼在军政时代所留下来的遗迹，只有那第二次大战时阵亡的日军坟墓。这坟墓被隐藏在杂草丛生的木薯园里。



第二次大战后，这里的小孩出生率增加得很快，到了六十年代，出生率从四巴仙增加到六巴仙，这种没有受到控制的成长，以及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社会问题，使到芽笼几乎变成一个城市贫民区。